

# 浩 气 文 通

## 《论 语》批 注 (选刊)

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

《北京日报》编者按：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应届毕业班部分工农兵学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孔老二的言论集《论语》重新进行了注释、翻译和批判。这是个创举，是对批林批孔的有益贡献，是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创造精神的表现。这件事，对于那些瞧不起工农兵学员，瞧不起革命的新生事物，甚至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成果的人们，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成长起来。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一些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本本的同志，遇到实际斗争中的问题，却往往是非不辨，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面前毫无抵抗能力。有的名曰

共产党，却崇拜孔老二。有的对资产阶级的艺术，大加赞扬、吹捧，把学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这些怪事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省吗？我们希望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批林批孔的斗争，在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得到锻炼，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下面选登了《〈论语〉批注》的一部分，供读者学习、参考。

**【原文】**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译文】** 颜渊问怎样做才叫做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仁德的条目。”孔子说：“不合于周礼不看，不合于周礼不听，不合于周礼不说，不合于周礼不做。”颜渊说：“我虽然笨，也要照您的话去做。”

**【批判】** “克己复礼为仁”是孔丘关于什么是仁的说明中最主要的一条。在这里，孔丘明确地以“礼”来规定仁。“礼”是西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其核心是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孔丘认为，克服一切违反奴隶制等级制度的言论行动，把一举一动都严格限制在周礼的范围之内，就算做到了仁。因此，一旦人人都做到“克己复礼”，西周奴隶制就完全恢复起来了。可见，“复礼”就是复辟，“克己复礼”就是孔丘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以后，历代的反动统治者无不利用“克己复礼”这一反动口号从思想上瓦解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束缚人民群众的言论行动，以达其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

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林彪从孔丘的《论语》中找到“克己复礼”这个反动口号，如获至宝。他把“克己复礼”看做万事中最大的事，从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就几次书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充分暴露了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已经按捺不住自己，急于把他的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付诸实施的迫切心情。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也贯穿了孔丘的“克己复礼”的反动观点。一方面，他订出许多法西斯“纪律”来限制其反革命集团成员的言行，要求他们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卖命；另一方面，他还制订了许多反革命“法令”，妄图在他的反革命阴谋得逞后用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建立和巩固其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历史的巨轮

是拖不回来的。”历史上凡是搞倒退、搞复辟的，都没有好下场。林彪打出“克己复礼”这面反动旗帜，也同样逃脱不了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

**【原文】** 子曰：“参<sup>1</sup>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sup>2</sup>。”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译文】** 孔子说：“参啊，我的道理是用一个根本的东西贯彻始终的。”曾子说：“是的。”孔子走后，别的学生便问曾子：“先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孔夫子（贯彻始终）的道理，就是‘忠恕’。”

**【批判】** 从这一条可以看出，“忠恕之道”是孔丘的根本思想“仁”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也贯穿在孔丘的全部思想之中。孔丘的“忠恕之道”是为了挽救和维护没落的奴隶制而提出来的，是就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来说的。孔丘宣扬的所谓“忠”，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忠于上层统治者，做臣的要死心塌地地忠于国君，当诸侯的要死心塌地地忠于周天子。孔丘提倡“忠”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各级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孔丘宣扬的所谓“恕”，就是他所鼓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

1 参(音:身)——曾参,孔丘的忠实门徒。 2 唯——回答的话,意思是:“是的”。

不想要的,不要加给别人),就是说,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彼此应按照周礼的规定,按照各自的等级名分,来互相“推己及人”,以便维护奴隶主贵族内部的反革命团结,镇压奴隶们和新兴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而对奴隶和革新派,孔丘的“恕”道,则是残酷镇压,“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孔丘的“忠恕”思想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后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它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刘少奇、林彪也同样贩卖这套货色来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服务。刘少奇在黑《修养》里,鼓吹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完全是用孔丘的“忠恕”说教来腐蚀、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实现其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林彪则更加露骨地宣扬什么应“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胡说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部纲领性的著作中,就驳斥了反动派咒骂我们是“极权主义”的反动谬论,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性,深刻地指出:“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

的人民就会遭殃。”这段话也是对林彪之流所宣扬的“忠恕之道”的最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原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译文】**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老百姓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批判】**孔丘提出的中庸之道是他的反动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论证他的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的理论武器。

孔丘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恢复“周礼”，他鼓吹的所谓中庸，就是要求人们百分之百地严格遵守“周礼”，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偏离，既不能“过”（如季氏八佾舞于庭），也不能“不及”（如宰予主张改三年之丧为一年），至于“犯上作乱”，在孔丘看来，更是“大逆不道”。由此可见，孔丘的中庸之道的实质是维护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制度，把这种等级制度绝对化、永恒化，是地地道道的反对社会变革的保守、倒退、复古的反动哲学。毛主席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矛盾论》）

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也利用中庸之道把封建统治说成是永恒的、不变的，同时利用中庸思想来鼓吹折中调和，借以欺骗劳动人民，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以维护其反动统治。毛主席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严厉地批驳了那种责备农民革命行动“过分”、“矫枉过正”等谬论。毛主席说：这种谬论，“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它“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并且明确指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抗日战争初期，反共老手陈伯达荒谬地把孔丘鼓吹复古倒退的中庸之道美化成“对立的统一的辩证观念”，妄想从革命阵营内部来破坏新民主主义革命，磨灭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以永远保持蒋介石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狂叫“中庸之道……合理”，用中庸之道的破烂武器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他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反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妄图在我国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散布“今不如昔”的反动论调，把中庸之道作为他发动反革命政变，向无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一个理论支柱。他还肆意攻击我党进行的反修斗争，胡说什么“凡事

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等等，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林彪的反革命活动同样不可能阻挡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前进，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以后，我们党更加朝气蓬勃，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原文】**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译文】** 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的；经过学习然后知道的人，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还学习的人，是再次一等的；遇到困难不学习，老百姓就是这样下等的人。”

**【批判】** 孔丘站在顽固的奴隶主立场上，把人分为几等：上层奴隶主统治者是不学而能的天生“圣人”，中下层奴隶主统治者是经过学习才有知识的人，广大奴隶和劳动人民是根本不学习的天生笨人。这是孔丘对奴隶主统治者的无耻吹捧和对奴隶与劳动人民的恶毒攻击，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天才论。孔丘宣扬这种谬论的目的在于论证他的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按照他的反动理论，既然奴隶主和奴隶都是上天安排的，不能改



变的,奴隶们当然应该永远受奴隶主的剥削和统治,奴隶制当然应该永远保存下去。

后来的反动统治者一直把这种谬论奉为天经地义,硬说自己是天生的“圣人”,人民是天生的下等人,所以他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劳动人民造反无理,革命无理。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为了论证其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也乞灵于这种反动谬论。林彪早就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天才论的吹鼓手,他公开胡说什么:“我认为人有两方面:一方面有天生的问题,一方面有教育的问题。人才,人的智慧和能力,这是两方面的结合。”当他进行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时,就赤裸裸地打出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旗号,胡说:“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并以“天才”自居,吹嘘说:“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林彪的自我吹嘘是极其荒谬而反动的。真有所谓天生的智慧和才能吗?否。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所谓天生的智慧和才能,完全是别有用心心的虚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而不是林彪一类骗子。“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林彪疯狂鼓吹天才论,完全是为了论证他们那一伙是天生的统治者,是所谓的“天才”、“超天才”,人民群众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统治。他的反

动逻辑同孔丘完全一样。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曾几何时，林彪这伙自封的“天才”，无一不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原文】**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sup>1</sup>其如予何！”（《述而》）

**【译文】** 孔子说：“上天把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批判】** 孔丘被桓魋追赶，慌忙逃命，明明成了一条丧家之狗，却念念不忘他是“天生的圣人”，是支配世界的最高主宰，叫嚷上天赋予了他“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妄图以此稳定他那个反动政治集团的阵脚，以便卷土重来。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与天才论，历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是他们实行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反动思想武器。正如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天命论者时所说，这种人认为世界的历史都是“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

<sup>1</sup> 桓魋（音：颓）——宋国的司马（古代管军事行政的大官）。孔丘曾攻击桓魋违反周礼。公元前四九二年，孔丘从卫国去陈国时经过宋国，桓魋听说后，带兵找孔丘算账。桓魋追上孔丘时，孔丘正在大树底下同弟子们演习周礼。桓魋砍掉大树，而且要杀孔丘，孔丘吓得慌忙逃跑。这句话就是孔丘在逃跑途中说的。

彪继承孔丘的衣钵，把天才论作为他反党复辟的理论纲领，竭力把自己打扮成超人的“天才”。林彪狂妄至极，亲手书写“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条幅，挂在床头正中墙上。林彪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妄图在我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当他的反革命阴谋被揭露以后，他疯狂叫嚣“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为其反革命死党打气壮胆，鼓动他们顽抗到底，作孤注一掷的垂死挣扎。林彪和孔丘从思想到语言何其相似乃尔！

**【原文】**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里仁》)

**【译文】** 孔子说：“统治者注重道德，劳动人民想的是种地的事；统治者关心维护法律制度，劳动人民想的是小恩小惠。”

**【批判】** 孔丘从反动的英雄史观出发，把奴隶主阶级美化成“道德高尚”的“君子”，把劳动人民贬斥为只知道“小恩小惠”的“小人”，这是一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欺人之谈。孔丘是一个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他所说的“德”和“刑”实际上是奴隶主阶级反革命专政所采用的软硬两手，孔丘极力把这些说成是统治阶级固有的“美德”，其目的在于论证剥削阶级的“高贵”和“贤良”，论证他们应该永远居于“治人”的地位，而劳动人民则应永远服服

帖帖地顺从统治,从事耕田、做工等“微不足道”的“鄙贱”之事。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劳动人民不仅亲手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而且直接参加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孔丘对奴隶主统治者的吹捧和对劳动人民的诬蔑完全是历史的颠倒。然而,叛徒、卖国贼林彪,竟颠倒是非,把孔丘的历史唯心主义吹捧为“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孔丘的上述谬论逐条摘下来,奉为信条。林彪还诬蔑劳动人民“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等等,同孔丘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林彪恶毒丑化劳动人民的谬论,是他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其篡权复辟的政治阴谋服务的。

**【原文】** 子曰:“君子喻<sup>1</sup>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译文】** 孔子说:“统治者明白大义,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

**【批判】** 利,或曰功利,这是一个阶级的概念。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

---

1 喻——明白,知道。

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孔丘顽固维护的是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功利主义，但他口头上却大讲“仁义”，标榜君子是不知道“小利”的。实际上是用这种虚伪的“义”掩盖了奴隶主贵族极端自私、残忍的“利”。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他象孔丘那样，诬蔑劳动人民只知道“恭喜发财”、“招财进宝”，说只有他们那一伙想的才是国家“大事”。其实，他是把孔丘的“仁义”说教挂在嘴上，而把地主资产阶级极端的利己主义记在心里。他念念不忘的是“一本万利”，是“利益唯独高”。他为了维护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私利，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阴谋活动，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利”，也就是他们的“大事”。我们要揭穿林彪那种虚伪的“仁义”说教，把他们极端自私自利的反动本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原文】**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

**【译文】** 孔子说：“用异端邪说惑乱人心，就会败坏德行。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

**【批判】** 孔丘认为新兴封建势力革新派宣传其政治主张的活动是他推行“克己复礼”反革命纲领的最大障碍，因此，他

极为仇视革新派，攻击他们是“巧言乱德”的“佞人”，把他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妄图把革新派的代表人物斩尽杀绝。在他代理鲁国宰相的时候，上台才七天，就给少正卯定了聚众结社、鼓吹邪说和淆乱是非三条“罪状”把他杀害了。不难看出，“巧言乱德”是孔丘攻击革新派的无耻谰言。

“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孔丘对统治者的告诫。他劝告奴隶主阶级不要在小事上不能忍耐，以免危害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破坏复辟奴隶制的“大事”。历代反动统治者，特别是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都把孔丘的这种思想奉为至宝。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把它作为反革命的信条，伪装革命，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混进革命阵营，号召他的党徒“在忍受中求得重生”。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达到了疯狂程度的反动集团，绝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也把孔丘的这套反革命策略作为他搞阴谋诡计的指导原则，他不但把“小不忍则乱大谋”作为他的座右铭，而且大加发挥。他曾亲笔写下：“忍耐，大度的科学根据……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他的所谓“终身大事”，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一再嘱咐他的死党应当行“韬讳”（即“韬晦”，把自己的反

革命野心隐蔽起来)之计,妄图窥测方向,待机而动。他一贯大耍两面派手法,表面上“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而暗中却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但是,一切搞阴谋诡计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注定要失败的,林彪终于遭到了彻底覆灭的可耻下场。

**【原文】**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sup>1</sup>: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sup>2</sup>。”(《季氏》)

**【译文】** 孔子说:“侍奉统治者的时候,要注意避免三种过失:当统治者还未说话的时候,你先说,就是急躁;当统治者已经说到了,你还不说,就是隐瞒;不看脸色就贸然说话,就是瞎子。”

**【批判】** 孔丘教给他的弟子们一套怎样讨好统治者,爬上统治宝座的“诀窍”。他所说的避免“三愆”,就是要察颜观色,看风使舵,表面上唯唯诺诺,奴颜婢膝,而骨子里却另搞一套。这完全是一副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嘴脸。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就是这样一个“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反革命两面派,他所说的要“照上面办”,“不置可否”等等都是骗人的手法。林彪就不打自招地说过:“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

---

1 愆(音:千)——过失。 2 瞽(音:古)——盲人。

台”。这完全是继承了孔丘的衣钵。但是，无产阶级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两面派的手法在革命阵营里是行不通的，说假话注定是要垮台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折戟沉沙的可耻下场，就是最好的见证。

(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日报》)

---

中华书局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74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7018·78 定价3分